

枇杷黄

方晓蕾

绿的湖水遥遥相望。

“咱们清泉村的枇杷，皮薄肉厚，细嫩多汁，甜中带点微酸，那滋味绝了！”老黄说着，抬手小心翼翼地剪下一串枇杷，我接住沉甸甸的果实。果子个头十足，果皮覆着一层细细的绒毛，随手剥开薄薄的黄皮，果肉丰盈肥厚，晶莹的汁水顺着指尖流淌。咬上一口，清甜瞬间在舌尖炸开，甜而不腻，润而回甘，山水和阳光的味道，都融在这一口鲜甜里。

老黄指着房前一直到湖边的一大片园子，自豪得像将军指点江山。园子里有几个他请来的工人，正在采摘枇杷。我们说话间，跑邮政的小斌带着几个年轻人走进了院子，边走边说：“你得抓紧时间摘啊，今天的订单多，北京、广东、新疆的都有。”小斌一边说，一边熟练地给枇杷套保护袋，动作麻利又轻柔，生怕损伤了娇嫩的果子。

老黄看着大伙儿忙碌的身影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想当年，他跟着农科院的专家种枇杷，因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果子只能挑到镇上卖，价格低，更卖不上量。遇到下雨天，不少果子都烂在了路上。现在，快递直接到村口，当天摘的枇杷，第二天就能送到消费者手中。

“现在的政策好，政府帮我们打造‘瀛湖枇杷’品

五月中旬，我给老黄打电话，问枇杷熟了没？老黄在电话那头“嘿嘿”笑着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打电话问，正好哩，你快来吧。”

老黄是汉滨区瀛湖镇清泉村村民，以前养鱼，后来侍弄枇杷。他姓黄，枇杷成熟时也是金黄，都叫他“枇杷黄”。

清泉村本是旱地村，群山围绕中，种啥啥不成。20世纪70年代，安康火石岩电站建成后，汉江回流，清泉村成了湖中岛，岛中村。因其紧邻瀛湖，湖水水汽氤氲，山林气候温润，得天独厚的山水风物，孕育出了这里独有的枇杷。

我们还没进村，就看见沿路的枇杷树，一到老黄的院子，更是蔚为壮观。他房前屋后都是枇杷树，放眼望去，连片的枇杷树林郁郁葱葱，青绿的枝叶之间，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，一串串、一簇簇枇杷缀满树梢，个个果大饱满，通体金黄，在阳光下泛着光泽。

老黄在枇杷树下往箱子里装果子，头顶就是枇杷果。问他为什么不摘？他说留给我这样上门的客人自己摘。说话间，湖风吹过，枇杷树枝叶簌簌作响，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，清甜馥郁，萦绕鼻尖。抬眼望去，满目金黄惹人欢喜，硕大的枇杷挨挨挤挤，和远处一汪碧

老娘年纪大了，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，和她说话总是说不到一起，有时让人哭笑不得。就在刚才，我问她：“下午你想吃啥咯？”

老娘应声回道：“我不出去逛。”

我稍微抬高点声音：“我煮点洋芋四季豆，你烙个馍馍。”

老娘又答：“衣服多得很，我不买衣服。”

我无奈地笑着说：“一会儿吃完饭，我陪你出去逛下。”

她立马接话：“钱没处花了？弄那干啥！”

老娘平时听不清，影响也不大，但每次给她打电话时，就着实让人感到着急。她在外面走路，不管我在电话里声音喊多大，她永远只回复一句：“我不吃，我在走路。”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，她的手机时常误触成静音，或是不小心把我划到黑名单里。好几次我打不通电话，心里慌得不行，就放下手头的工作往家里赶。

我问她：“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咋不接？”

她一脸疑惑：“手机没响啊。”

我拿过手机一看，屏幕上密密麻麻有十几个未接来电，原来是她把手机音量调到了零。

我前年带她去医院体检，做了耳科检查，医生建议给她配一副助听器，我遵从医嘱，给她配了，可她反复念叨戴上没用、别扭。我一遍遍劝她，坚持戴十天半个月就适应了。她却总说自己听得见，不用这些东西。就这样将就戴了大概两周后，我发现她又开始答非所问，就问她助听器怎么不用了。她轻描淡写地说，前几天走路丢了一只，找了几个来回都没找到。我要给她重配一个，她却坚决不肯，说花那冤枉钱不如买件衣服穿。想想随她心意吧，或许在她心里，戴着助听器，就是承认自己老了，耳朵不好了。

我一直记着一件事，不能在父母面前大声说话。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，一天放学回家，老娘在地里挖红苕。我跑去喊她回家做饭，她顺手让我帮忙提一筐红苕回去，我当时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瞬间就发了脾气，对着她大声吼：“再也不回来了！”

看着我气急败坏的样子，老娘没有半句责备，只是默默挑起两筐沉甸甸的红苕，一步步往家走。我跟在她身后，望着她瘦小又佝偻的背影，心头一阵酸涩愧疚，想上前接过筐子，却碍于年少的倔强，终究没能开口。

回到家里，老娘放下筐子，洗着手轻声问我：“想吃点什么？妈给你做。”她温柔的话，击溃了我的任性，我满心愧疚，看着辛苦劳作半天、同样饿着肚子的她，觉得自己自私又不懂事。

从那天起，我便在心里给自己立下规矩：以后不在父母面前大吼大叫，和家人说话，要语气平和。可如今和她说话不得不一遍遍重复，不自觉就抬高了音量，心里又怕嗓门大了，让她误以为我在呵斥她。我时时提醒自己：音量可以放大，脾气绝对不能大；声音可以抬高，眉眼一定要温柔。

秦岭南麓，平河梁山巅，国道210线如一条青玉长带，舒展于万顷林海之间。在这云雾深处，有一群默默守路的人，他们是陕陕公路段的养路人。

春日，草木初醒，他们踏着晨雾上路，填补坑洼、整理边坡，将山路细细抚平。夏日山洪频发，他们顶烈日、冒骤雨，在险段奔忙，一身泥水，始终将平安护在行人身前。秋日层林尽染，他们清杂草、整路容，让大道与秋色交相辉映。冬日大雪封山，雪粒打在脸上生疼，他们顶风冒雪，破冰除雪，将安稳与暖意铺向远方。

寒来暑往，这群憨厚坚毅的养路人常年守在

路上，脸上虽刻着风霜，眼里却藏着光亮。

往昔，道班日子清苦，缺电无讯，简陋屋舍难挡刺骨山风，唯一一盏昏黄油灯，伴窗外风雪呼啸。老一辈养路人凭一把扫帚、一柄铁锹，在风雪泥泞中深深扎下根。大雪封山，十几天不下山是常事，干粮就冷水便是一餐；险情突至，他们义无反顾冲向险处，把一辈子心血深深埋进秦岭群山。

而今的新路道班早已焕然一新，屋舍明亮、机械齐全，从前的艰苦小站成了温暖家园。深夜里，道班房依旧亮着灯，炉子上温着热茶，等着抢险归来的人。

夏乔的准备

陈和强

我竟然下不过他，他又和他爸爸下，还是连胜。下围棋是需要一些智力的，孩子确实不是心智未开的稚童了。他刚上大班时，他爸爸妈妈除了让他继续上绘画班外，还想再给他选一个文体项目，试过篮球、足球、架子鼓等课程，结果不是人家嫌他年龄小，就是他兴趣不大，最后试了几节街舞课程，他兴趣大，就正式报班了，一周两节课，他从不缺课。

因为他学得认真，动作标准又用力，大小比赛都站C位，两次荣获“海洋之星”和全勤奖，今年春节还参加了安康市少儿春晚节目录制，台上灯光灿烂，台下观众如云，他的位置是表演队伍的舞台定位点。他们表演的街舞“嘻哈小子闹新春”，新颖别致，动感十足，获得组委会的奖励。从舞台下来，我问他上台紧张不？他说上台真好。

综合表达能力提升也是他做准备的重点之一。每逢幼儿园组织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，他是必须参加的，如观察蚕宝宝生长、农业园采摘、香溪洞观察植物、保护汉江志愿服务，每次参加活动后，他都给我们讲见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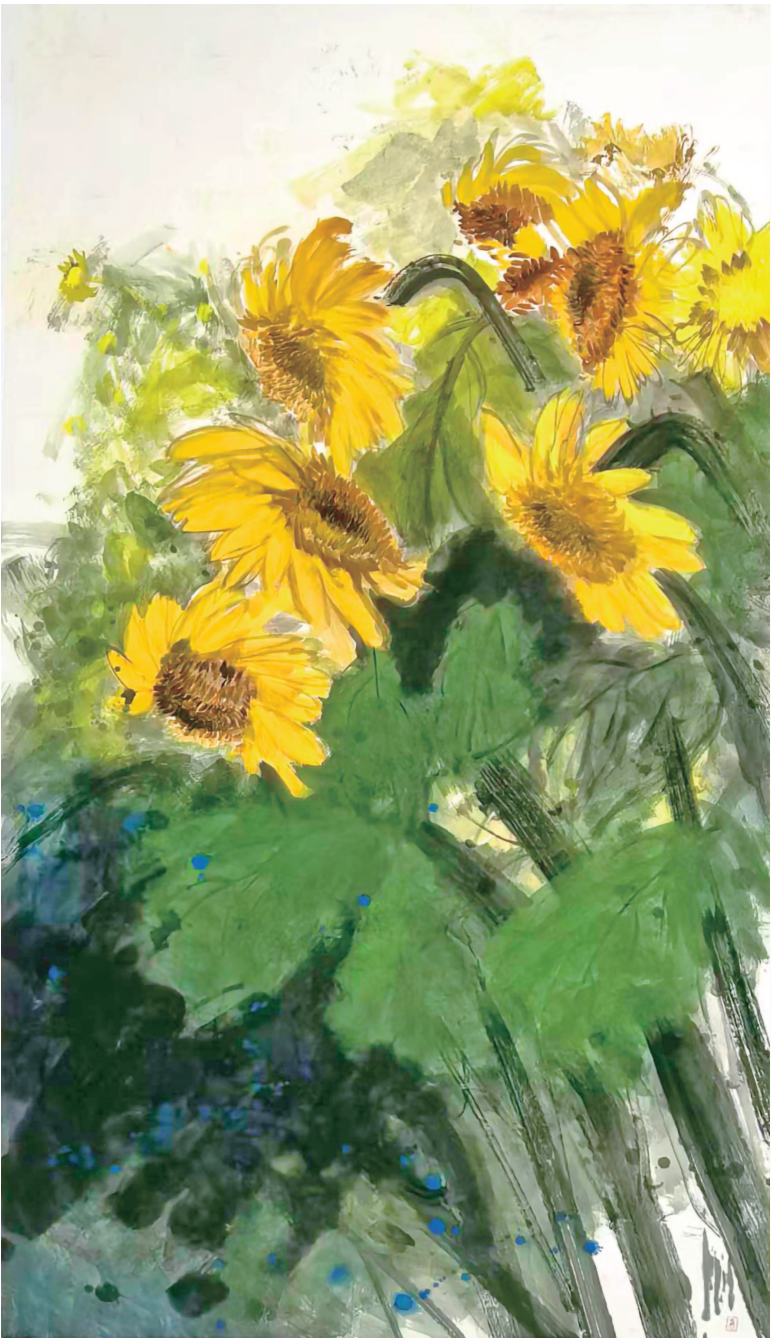
他还学会了感恩和关心人，他妈妈做好了饭，他对她妈妈说辛苦了；我在外面喝酒，他提醒我早点回家；重阳节时，他给我们画礼物，还给我们捶背，说明年再给我们画个色彩斑斓的画。

牌，2019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后，咱们的枇杷名气就大了！”老黄记得，前几年村里请来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，手把手教大家科学种植，让枇杷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了大幅提升。

中午的阳光透过枇杷树的枝叶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果园里的欢声笑语不时传到院子来，也不时有堆满枇杷的竹篓传到院子来，金黄的果实映照着人们喜悦的脸庞。我们坐在树荫下，看着眼前这片生机勃勃的果园，老黄讲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。那时，瀛湖周边还是以渔业为主，后来发展特色农业，他砍掉了部分玉米地，种上了枇杷树苗。刚开始几年，树苗长势缓慢，病虫害频发，他没少费心。如今，清泉村的枇杷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上千亩，像老黄这样的种植大户有十几家。

下午，小斌的快递车队准时来到村口，村民们将分拣好的枇杷装进礼盒，贴上快递单，一箱箱金黄的枇杷即将奔赴各地。老黄看着快递车缓缓驶离，他拿出手机，给枇杷车队拍照留影。

湖风轻拂，带来阵阵枇杷的甜香，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，与湖水拍岸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五月的清泉村，因这金黄的果实而美丽，也因这丰收充满了生机。



朵朵向阳

黄海林作

瀛湖

第1488期

连雨不知春去，一晴方觉夏深，春雨收了尾，最后一丝凉意也散了。暖风吹过山头，漫过街巷，拂过窗棂与枝头，夏天就这么轻轻地来到了人间，天地间一下子活泛起来，到处都是使劲生长的模样。

立夏一到，万物疯长。元代吴澄在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写道：“立夏，四月节。立字解见春。夏，假也，物至此时皆假大也。”这里的“假”是“长大、舒展、壮大”之意，说的便是万物到了立夏这个时节，便不再含蓄蛰伏，都进入快速生长、蓬勃壮大的阶段，不再是春天的小芽小苗，而是尽情拔节，全面舒展、长势旺盛。田里的禾苗直往上蹿，绿得层层叠叠；枝头的花果一天比一天饱满；池塘里的荷叶露出尖尖小角，不久就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般铺满水面，嫩红的花骨朵亭亭玉立；林间的鸟叫虫鸣也多了起来，田埂上的布谷鸟卖力地叫着，“快黄快割，快黄快割”声声传来，提醒农人油菜将熟，小麦待收。天地山川，草木虫鱼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不再藏着掖着，顺着逐渐升腾的热气，拼命绽放，尽情热闹。

立夏习俗，也让这个节气多了浓浓的烟火气。这时候要“尝新”，吃几颗红透的樱桃，甜汁在舌尖瞬间化开；咬一口刚刚泛白的青梅子，清冽中带着微微的酸涩；炒一盘雨后的春笋，一筷子进去，能鲜掉眉毛；掐一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，脆生香、凉丝丝，胸腔里全是夏日清爽；嚼一点新收的麦子，一口下去全是初夏的味道。

老一辈人还会煮上一碗立夏粥，大米、红豆、绿豆、红枣、莲子一起熬煮，暖到胃里，香糯到骨头里，要的是去暑除湿，一年安康。这个时节，所有人家都会做几回立夏饭，新摘的胡豆、豌豆，新掰的春笋，新抽的蒜薹，新割的韭菜，再切上亮晶晶的咸肉片片，拌着糯米或者香米焖上一锅，红黄青绿，香气扑鼻，吃一碗便算接住了夏天的福气。

饮立夏茶也是一个讲究，泡上一杯田野里摘来的薄荷、清明前的茶叶、米米蒿或者是鱼腥草、金银花，清凉下火，清清爽爽。

小孩子们挂着彩绳编的蛋兜，三五成群凑在一起斗蛋、打豆儿玩，叽叽喳喳，笑笑闹闹。有的地方还会给小孩子的手腕脚踝绑上五色长命缕，女孩子还会把这些由红黄青白黑五彩丝线合成的，长长的缕缕丝线系在头发上，寓意平安顺遂，给夏天的开头填满了童趣。

春生夏长，时节流转，万物繁茂，日暖昼长。一切生命都趁着夏天怒放，我们也该像花草树木一样，向阳而生，扎根、丰盈、成长。不负时光，不负韶华，在这满眼生机的季节里，活成闪闪发光的样子。

儿子断奶记

魏田田

儿子已三岁，当初给你断奶的片段，于我而言，像一场清晰又恍惚的梦。那些日子，我们忙得没睡过一个完整觉，也没机会并肩坐下来好好吃顿饭，但只要看着你圆圆的大眼睛和笑脸，所有辛苦都不值一提。

你未满月时，我和你妈妈曾为喂养方式争执。她坚信母乳最好，我却担心她产后身材走样，更怕那些有关断奶的煎熬，会落到你们身上，最终她做了让步。可不出一个月的时间，你彻底厌弃了奶粉，一口都不肯再碰。我当时还笑着调侃，这样给我省钱了。

你一天天长大，对营养的需求越来越多，妈妈的乳汁渐渐跟不上你的成长，你个子长了不少，原本饱满的小脸却瘦了下去，无数个深夜，你总会毫无征兆地哭醒，半小时后再重复。你妈妈的情绪变得焦躁，你瘦弱的模样，更像一根又尖又细的针，扎在我们心上。

终于，“断奶”这个词，摆在了我们面前。你妈妈曾提过几次，我都满心抗拒，她那时非常困惑，甚至带着情绪问我：“你是不是觉得，就我们俩给儿子断奶，没人帮忙便做不到？”我低声说：“不是做不到，只是不忍心看儿子哭啊。”

那一刻，空气里只剩沉默，是为人父母心疼孩子的无奈。过了五天，我们定下简单的断奶计划：白天你妈妈带你出门玩耍，饿了就吃辅食；夜晚我们陪着你，慢慢熬过去。

第一天，你们白天开心地逛街，我下班后，看着饥饿让你变得焦躁不安，我递上冲好的奶粉，你一把推开。很快，你饿得放声大哭，我抱着你躲进卧室，你在我怀里挣扎，小脚用力蹬着我的胳膊，我后背的衣服被汗水浸透。大约四十分钟后，你哭累了，在我怀里轻轻抽噎着沉沉睡去。看着你委屈的小脸，我满心愧疚。

第二天夜里，你哭得更凶，我和你妈妈守在你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半夜，你哭哑了嗓子，虚弱地靠在我怀里，我试着冲了奶粉，轻轻递到你嘴边，没想到你立刻伸手夺过奶瓶，大口地吮吸起来。我和你妈妈对视一眼，难以置信。

第三天，你便不再哭闹，接受了奶瓶和奶粉，你断奶成功了。

第五天，你夜里偶尔饿醒哭闹，喝完奶粉很快入睡。最让人欣慰的是，你久违的双下巴，又悄悄长了回来，软乎乎的，可爱极了。

亲爱的儿子，你竟有这般坚强的个性和惊人的适应力，我们为你骄傲。断奶，是你人生的重要节点，也是你独立成长的起点。愿你往后平安喜乐，永远被爱包围。

花开

汪有含

那是一个早春的午后，风还带着些凉意，阳光却已经有了暖意。妈妈和我去挖荠菜，她说这时候的荠菜嫩，包饺子很好吃。我提着小竹篮，她拿着小铲子，两个人沿着田埂慢慢地走。

田野里还是一片枯黄，只有零星的绿意从土里探出头来。妈妈蹲下来，拨开枯草，指着几棵贴地生长的野菜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荠菜，叶子是锯齿状的，很好认。”我跟着她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挖起来，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，是春天特有的味道。

我们沿着田埂一路往前，篮子里渐渐多了起来。我正低头找着，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株荠菜长得格外高挑，顶端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。我惊讶地喊起来：“妈妈，荠菜也会开花啊？”

妈妈走过来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每一棵野草都会开花，荠菜的花是白的，酢浆草的花是黄的，苜蓿的花是紫的……”

我蹲下来端详那些小花。荠菜的花实在太小了，小得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它的模样。花瓣是四片，雪白雪白的，排成一个十字形，中间藏着几根嫩黄的花蕊。荠菜花只是静静地开着，一朵一朵小小的，白白的，像是谁不小心落在绿毯上的碎米粒，又像是夜空中最远最淡的星星。风一吹，它们就轻轻摇晃，没有一点声响。

妈妈一边挖着荠菜，一边慢慢地说：“你看桃花多漂亮啊，红艳艳的。可是荠菜花呢，开得这么小，这么淡，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。但它还是开了，该开花的时候就开花，一点也不着急，也不羡慕别人。”

我听着妈妈的话，心里忽然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。我盯着那些荠菜花看了很久。它们在风里微微地颤，那么小，那么白，可每一朵都挺得直直的，昂着头骄傲地告诉春风：“我也会开花。”

我的眼睛不由得一阵温热，感觉自己就是这样一朵不起眼的小花。在校成绩不是最好的，长得也不是最漂亮的，老师点名时常常跳过我，同学们聊得热闹的话题，有时候插不上嘴。就像这荠菜花一样，藏在草丛里，不仔细看，谁也发现不了。

妈妈说得对，我不是桃花，开不出满枝的灿烂，让所有人都停下脚步来看；我也不是玉兰，无法骄傲地立在枝头，让诗意的目光停留片刻，可我也有自己的春天。

我静悄悄地开着，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。我的花期不与谁同，在自己的春天里，开出无人替代的模样。

老娘的耳朵

朱荣军

梁上有路

张冰

孙子乔乔快六岁了，九月就要上小学。他从上幼儿园大班开始，就在为上小学做着各方面准备。我和他奶奶对他每一点进步既欣慰又心痛，欣慰的是孩子的心智一天天在成长，心痛的是他本该无忧无虑玩耍的年龄，却早早背负了学习压力。

他上小班时，他奶奶背着去幼儿园；上中班时，走一段路就要我们抱；到了大班，就不不要再我们抱了。他跑得飞快，我们经常在他后面又跑又喊，他会在交叉路口停下来，回头笑着我们跑得气喘吁吁。

这一年，乔乔能主动挑战体力了，过年回句阳老家时，我领他沿江江边一直走到老渡船口，他说我领他探险；正月，我们去香溪洞玩，他手脚并用上天梯，一口气爬了上去；清明节放假时，他爸爸妈妈带他到秦岭牛背梁爬山，上山下山两万多步，他全程自己走。

回到旅馆，他爸爸妈妈问他腿疼不疼？他说不疼。过了几个周，我说领他去香溪洞爬山，他说那次爬牛背梁，把他累坏了。看来他是不累，而是小小年纪就有毅力。

有几天听到他唱一首新歌，仔细听歌词是：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；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……看来这首歌背后的故事，他是听懂了，他挑战自己又有了新成绩；获得幼儿园运动会个人项目“小红军送信”第三名。那天，他手拿奖状，脖子上戴着季军铜牌回来了，就像拿到奥运会奖牌一样神气，他要我给他再写个奖状表扬一下。这一年，给他写的奖状有一沓了。

最近，他在幼儿园参加围棋社团，回来和我下棋，